景德傳燈錄　廿一　廿二

日

日之函入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
11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一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録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沖奥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禄和尚

文庫 17
W17
1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寄贈
010185192844

天台國淸師靜上座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玭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大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

筠州洞山龜端禪師　溫州景豐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信州鵞湖智孚禪師法嗣

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强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沖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倚子曰和尚不會三界唯

心玄沙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為當只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箇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

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此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什麼揀箇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摐摐地為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

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
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
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
什麼人恁麼道未是黄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
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
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
點胷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
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
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
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
自屈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
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
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
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
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
是什麼身曰恁麼卽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纔
坐有一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
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什
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

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眼上眉毛著因請保福齋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師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箒爲什麼不讚歎（玄覺云一般豎起拂子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道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什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巳

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法眼云蒼天蒼天）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從弇上座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師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朶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踈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落在什麼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

汝話墮也衆僧晩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白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閩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

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禀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
二月望日入塔諡曰眞應禪師

福州臥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世住亦曰中塔）泉州
莆田人也龜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
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
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
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遺
旨乃問鼓山國師曰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
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
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衆曰誰

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
謂衆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
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
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
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
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間
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
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
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
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

不動歩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眞實師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

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損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這懵懂漢師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髑髏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這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伱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暖在師唐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眞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僊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兎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爲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

何是大閩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瑫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眞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擧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擧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

如是且喜勿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
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
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眞道師曰騎驢
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
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
何師曰別更夢見箇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
師曰不裁僧曰為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
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
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
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

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
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髑
髏常干世界鼻孔毛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
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
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沖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曰人人
具足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
麼即眞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

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趂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聞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曰裏僧䭾像夜裏像䭾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兜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頴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刳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天持錫意

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
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攛之清谿沖
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
谿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
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
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
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
馴擾谿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
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
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

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谿雖承指喻而後於睡
龍即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曰未陞座
先於座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
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
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
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
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
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

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

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内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

若道法皆如幻有　造諸過惡應無咎
云何所作業不忘　而藉佛慈興接誘

時有小靜上座答曰

幻人興幻幻輪圍　幻業能招幻所治
不了幻生諸幻苦　覺知如幻幻無爲

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劒師良

久僧問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劒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淸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拆以須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

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斫柴來師曰還有斫不
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斫不破底僧無語
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斫
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
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
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
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
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
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
促相挨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

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
還接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
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亦較
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為地白
銀為壁亦未為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攬長河為酥
酪變大地為黃金亦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
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日謂衆曰今
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
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榜樣時有僧

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
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什麼僧
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白幾被汝安頓著問
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
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
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
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
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
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
重師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

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趁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
曰問有什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
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
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
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
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上堂云瘥病之藥不假
驢馱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僧問承聞慧覺

有鑽凸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
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主
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
師却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
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
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
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
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
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
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

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禀性朴野不
羣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
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丫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
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
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
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
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久師

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文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竪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劒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劒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

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乙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眞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延平屬劒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領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揲實免得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

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恁麼卽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

僧曰恁麼即人天有頼也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

鎻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
師曰好與莫鈍置人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
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欲續雪峯印傳超覺
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
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
好惡

福州石佛院静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
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
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
僧曰恁麼即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
門似海深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
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闍黎到百丈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
禪說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
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
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
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
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
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讓諸人去也遂乃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焰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恠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峯丈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不昧於閻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玭禪師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

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卽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視左右曰患謇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又曰大衆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爲人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滞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歩爭知明遠師乃喩旨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因爾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閙欲免心中閙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閙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黄蘗山受

業於長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
搖風寒松鎖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
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山主
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布
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
不惑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
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則
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什麼問去却賞罰如何
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號謂之鐵脚忽因騎馬
有僧問師既是鐵脚為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
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為
什麼却為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
凰兒師有時云此箇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
師曰壁州溪苦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

峽山觀音院法宣禪師落髪受具給侍勤恪眞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偏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歷諸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僚吏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禪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什麽師又曰還會麽會去卽今便了不會塵沙筭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爲衆涉于二十一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怙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

卽第一頭不擬卽第二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
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
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
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恐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
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
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舌問如何
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
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爲
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
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

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爲什麼被
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
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温州樂淸縣人也
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
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
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
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
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大

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與士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則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忽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眞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

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捲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眞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自爾遊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纔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這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陞座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

靈山諸仁者作麽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徂彼此著此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麽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恁麽卽人天有賴師曰闍黎且作麽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師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因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卽今在什麽處僧曰恁麽卽大衆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麽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卽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麽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麽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麽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

負大衆僧曰恁麼即人天不謬慇懃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温陵不踏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胷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虗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掠虗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黄龍問曰久嚮黄龍到來只見赤斑蛇黄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黄龍師曰如何是黄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黎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門為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

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問
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
僧曰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
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閫外之辭問虚空還解作
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
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
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
問二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
不染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
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
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小徑師曰我無小徑
曰如何是大道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
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説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
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眞趣
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閫帥王氏奏賜紫號崇
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與師入建城時統軍査元

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
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
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報恩
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
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
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
月江南後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
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
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
四十國主厚禮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葬

于建州鷄足山臥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
二十年不服綿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
處語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琛丑林切瑫他勞切稜魯登切訥內骨切玭蒲眠切瓌公回切怤
方俱切迪徒歷切導也韜土刀切藏也甄別甄居延切別并列切甄別明辨也
貯展呂切積也摐摐初江切撞也替他計切代也懵懂懵亡肯切懂多動切
懵懂心亂也瘖瘂瘖於金切瘂烏下切瘖瘂病不能言也璿璣璿似宣切璣居衣切
璿璣運轉器也垠疑巾切崖岸也剔他歷切挑剔也晤五故切對也剖坼剖普后切

破也坼丑厄切開也丫於加切揲食列達協二切澆潑澆古堯切潑普活切注曰澆歆曰潑塢安古切山阿也謇居偃切言難也賽先再切報也籟落蓋切凡孔竅機括皆曰籟蘗博陌切幞房玉切幞頭漆紗帽也拓闥各切斥開也掣昌列切拽也殞于敏切落也勁居正切健也莞合版切小笑貌玷都念切玉病也撞直江切擣擊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一計字一萬三千二百五
十箇該銀六兩八錢西分
平湖沙彌在照對長洲徐普書金陵李文舉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溫州佛嶴知默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一十九人見錄
泉州昭慶省僜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
福州昇山柔禪師　福州杭峯和尚
朗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睦州敬連和尚　潭州谷山句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後衡嶽金輪和尚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二十五人見錄三十六人見第二十三卷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尚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問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灑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棃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劒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罏不墜鴈門關僧曰如何是紅罏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悋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一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

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
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曰如汝與我僧曰恁麼即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
千
衢州鎭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谿畔披沙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
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
有擔胝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
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
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
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
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
祖佛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僧曰既
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
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爲寶囊內眞金
賜一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
名

前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嶴院知默禪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聖迹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僧問如何是佛嶴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草堂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鷄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華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

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
付處羅山卽不負眼若無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
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
窟師子師曰什麼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
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卻被傷者責
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傷者有什麼長處師曰
路見不平所以拔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
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有時上堂示衆
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
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行脚去若
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
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
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
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僧
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
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
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麽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麽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麽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國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麽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麽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麽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麽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什麽卻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眞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眞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眞曰汝見什麽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什麽明眞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蹋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擲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恁麼即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

年來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　爇灰散四林
勿占檀那地

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古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即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語師皆酬答然後下

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
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時前言訖長
往

福州興聖滿禪師師上堂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具
眼設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
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
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
坦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
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
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有僧
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
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
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覿者更開方便
還會麼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
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
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問如何
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答冥符一日保福入大殿覩佛像乃擧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也是橫身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後住招慶初開堂陞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擧似他若有人擧得試對衆擧看若擧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

接師曰會麼曰恁麼卽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拊掌得麼僧曰恁麼卽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僧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

直須省取不受略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白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斃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怪僧曰恁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僧問古人

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棙子如何是向上一關
棙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
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㑽陀問
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爲什
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爲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梵王請
佛蓋爲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審師如何拯濟
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爲什麼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
來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
什麼處屈汝僧曰恁麼即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

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
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攙袂問如何是漳江
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
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
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
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
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
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龍溪一派晉水分

燈萬安臨筵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折合僧曰未審
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麼生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
朝萬安顯揚人天側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
恁麼卽五衆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
衆且置仁者作麼生問久處幽冥全身不會乞師指
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恁麼卽禮拜隨衆上下師
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
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恁麼道僧曰恁麼卽
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
曰苔羹倉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

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濤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
尉處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
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
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
甲惜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
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僧問
各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眞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

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痒問學人根思遲
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旨安
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
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
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
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
汙大衆好問諸佛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
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太好風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事師曰瞞筭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
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為

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師上堂曰謂言侵早
起更有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為無事
人為什麼卻是金鎖難師曰為斷麤纖貴重難留曰
為什麼道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為鬧亂且
要斷送有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
無對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問如
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
于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問如何

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卽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卽羣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麼師曰卽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驗曰大衆總見

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
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
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
忽忽晨雞暮鐘
朗州梁山簡禪師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
師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
和尚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大衆
有賴師曰還是不聞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

曰如何是入王劔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
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
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
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華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
還有不受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曰恁麼即不受歲
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
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
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
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學人因底卻不明

師曰辨得未僧曰恁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潭州延壽寺慧輪大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黄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黄蘗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道山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興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有語具如庵主章出焉）後參睡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清豁闍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即不悟睡龍

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
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問又曰和與不和切在如
今山僧帶此三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
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
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
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
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
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
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
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亭谿石橋乃遺偈曰

世人休說路行難　鳥道羊腸咫尺間
珍重亭谿谿畔水　汝歸滄海我歸山
即往貴谿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
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
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
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
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
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

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
不別曰恁麼即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未出世
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卻幾人來曰恁麼
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
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僧曰
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承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
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
獻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
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

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衲
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
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師問僧
什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
兩箇師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麼
生僧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無對
雲門和尚聞之乃云須是他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
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
間內外已否如是會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他方
相見言訖告寂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師上堂示衆曰僧
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又曰德山有
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
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
河問百華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發後如
何師曰旛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這頭蹋著那頭軒問已事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
山頂上曰直恁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

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掛曰來後如何師曰金
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
師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
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
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
這箇爲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
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獮猴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獮猴
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弁汝三人無
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

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
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謂衆曰
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
字當作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
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
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
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拔
不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
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掛問如何是眞如含一切師
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剎鈸師曰西天打鼓樓上擊鐘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
師曰道士著眞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
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眞廣悟禪師益州
人也受業於峨眉洞溪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
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
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
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
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

劍師曰鉛力徒逞不若龍泉日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發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廣王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箇話曰為什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險更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陞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

末會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即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躂爲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奕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白師曰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皁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白沒閑人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
直饒巧說千般妙　不是漚和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師乃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什麽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什麽卻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麽生

問隔墻見角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師與二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衣師號又得也更要箇什麽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麽僧問太子初生爲什麽不識父母師曰逈然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顥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麽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脩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擲跨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爲什麽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麽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麽生師住後僧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僧
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
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
浪失却手橈師將拂子遺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
子作什麼師曰旣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旣是地藏院爲什
麼塑織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
師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諲禪師師上堂僧問天賜六銖披掛後將
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問如
何是太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
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眞空師曰拈
却拄陽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擧拳僧曰眞空妙用相
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槍
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
問旣是太容爲什麼趁出僧師曰太海不容塵小谿
多搕𢶍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
師曰去師與二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
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二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太漢國境師曰王狗

吠時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麼於此分輝雲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僧正入師方丈乃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窠僧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僧正無對師拊

堂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
若有青銅片師揮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寛明教大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
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爲
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卽合
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
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這箇猶落有無師
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
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智門僧問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

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
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
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
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
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
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
射破窓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
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

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蹋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眾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咂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眾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腳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

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卻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

噢烏到切 隥都鄧切 瀛音盈 麓盧谷切 顥下老切 譚音因 煦香句切

毳充芮切毳衣也 胝陟離切跰也 敲丘交切叩也 璞普角切玉未琢也 核下革切果中實也

莆音蒲莆田縣名 摑古獲切批打也 峭峙峭七肖切峻也峙池爾切山屹立也

恙餘亮切病也 偵丑正切 瞌苦合切 忤五故切逆也 羚音零獸名 皺側救切

摻袂摻所斬切執也袂彌銳切袖也 齧五結切噬也 搔蘇遭切手爬也 痒余兩切痛痒也

莧狹襇切菜名 靴許戈切有鞠履也 箸遲倨切與筯同 虀祖稽切淹茅也

炟赫炟當割切赫呼格切 覯古候切見也 橛其月切 嗄厄芥切 苧直呂切

螘魚紀切蚍蜉小者 榛側詵切木叢生也 [illegible]先達切放也 腥臊腥桑經切臊蘇遭切

抹躂抹莫割切躂他達切 葜吉協切 卍音萬 橈音部櫂之短者 塑桑故切埏土像物也

銖市朱切十二黍重曰銖 哳啗哳子答切入口也啗徒濫切食也 搕口合切打也 [illegible]先盍切破聲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二計字一萬七百五十箇
該銀五兩五錢八分
平湖沙彌在照對長洲徐普書上元范時泰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